

我国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 基于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思考^{*}

关文军^{1,2,*} 颜廷睿¹ 邓 猛¹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2.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13)

摘要 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对手语等级标准研制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在分析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脉络和整体规律的基础上, 提出: 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应考虑以交际语言测试模式为基础, 构建手语等级标准研制的理论框架; 手语等级标准及相关测试应坚持效度优先, 同时还需注意所研制的标准及相关测试对手语教学的反拨作用。

关键词 语言测试理论 通用手语等级标准 启示

分类号 G762

1 我国手语规范化历程回顾

我国各地手语差异极大, 聋人跨地区交流存在较大障碍。为此, 1958 年 7 月, 中国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成立, 之后整理印发《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 拉开了我国手语规范化工作的序幕。1979 年, 原《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经重新修订后命名为《聋哑人通用手语图》, 1982 年又增加了 640 个新词手势动作, 并由民政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批准试行和推广。1987 年, 全国第三次手语工作会议确定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易名为《中国手语》, 这是中国手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 以编写《中国手语》为核心的国家手语规范与统一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1988 年, 中国残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手语研究。1990 年 5 月正式出版《中国手语》, 1994 年出版了《中国手语》(续集), 标志着我国手语规范、统一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2001 年 7 月, 为适应新形势需要, 中国残联和中国聋人协会共同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对原《中国手语》进行修订, 最终于 2003 年 5 月出版发行^[1]。

2004 年开始, 中州大学、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等部分高校设立大学专科层次的手语翻译专业, 将手语人才培养推进到专业化阶段。2007 年, 手语翻译员职业资格经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标志着手语人才正式步入职业化阶段。

2013 年,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 - 2020 年) 发布, 首次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写入手语, 并提出“加快手语、

盲文规范标准研制。加强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修订通用盲文国家标准, 研制通用手语国家标准, 研制手语、盲文水平等级标准和手语翻译员等级标准。”^[2]同年, 国家语委与中国残联发布“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重大科研项目, 正式启动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工作。

此次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的主要目的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 为应试人(含聋人和普通人)掌握和运用手语所达到的程度进行检测和评价, 为其提供等级发展的参考; 第二, 为手语相关从业者(如聋校教师、手语翻译、手语主持等)的职业准入提供重要依据; 第三, 通过等级标准的制定引领手语的规范使用 and 教学。相应的, 标准的主要适用对象包括聋人、聋校教师、手语翻译者; 除此之外, 聋人家长及家庭成员、部分其他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志愿者、手语爱好者也可使用此标准对其手语能力进行考量。

2 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应该在语言测试理论框架下进行

将手语等级标准研制置于语言测试理论框架下之内是否合适? 这一问题与手语的语言地位直接相关。因为只有明确了手语的语言地位, 才能进一步在语言学的理论和视角下思考与设计我国通用手语等级标准。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手语的语言地位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 人们认为手语仅仅是简单的交际符号和口语的辅助表达形式, 是没有词汇、句法和语法规

*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3 年度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课题批准号: ZDA125 - 16)”阶段成果。

** 关文军,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特殊教育理论、残疾儿童心理与教育。E-mail: gwjun1985@163.com。

则的低级语言^[3-4]。但是, 今日大多数的研究者已普遍认同手语是聋人群体在长期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的视觉空间语言, 有着与有声语言相对应的所有语言特征。它是“运用手、面部、头部及其他身体部位在三维空间的运动来表达语意的身体语言交流方式”^[5]。

手语和有声语言的主要区别仅在于表达形式的不同。手语是视觉性语言, 而有声语言是听觉性语言; 手语语言素材主要以手势和手指运动为主, 接受方式主要依靠视觉, 而有声语言的语言素材则主要以声音为语言素材, 以听觉为主要接受方式。除此之外, 语言学家和相关研究者已从手语的语法结构、语形、语汇特征以及手语的社会性特征、工具性特征、手语习得的过程以及手语习得的大脑神经机制等方面对手语进行了全面分析与讨论, 认为手语作为一门语言所必须的语法体系、规则、功能特等皆已完全具备, 且其习得规律与有声语言并无不同。

事实上, 无论手语是否是独立的语言体系, 它都属于语言的范畴。只不过, 作为独立的语言体系, 手语有自身发展的特性。但是, 无论这种特性有多强, 它仍然要遵循整体的语言发展规律。对于这一点, 以前的研究有所忽视, 往往过分强调了手语的独特性而忽视其作为语言的一般性特征。将手语放置于语言学以及语言测试理论的逻辑框架下进行讨论与分析, 不仅符合语言学本身的发展与语言测试理论的规律, 又能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手语的发生、发展和评估提供实际的指导。

3 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脉络和总体规律

3.1 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脉络

科学的现代语言测试比较年轻, 仅有不到 100 年的历史^[6]。到今天为止, 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三个理论模式。

3.1.1 “前科学语言测试”阶段(Pre - scientific Language Testing Era)

20 世纪 40 年代前的语言测试被称为前科学语言测试阶段。在这一阶段, 语言学虽然有一定发展, 但尚未形成指导语言教学与测试的系统理论^[7]。其语言观强调把语言当成一门知识, 教学主要围绕语音、词汇、语法等展开, 测试也主要注重语言知识考察, 试题大致包括短文写作、翻译、语法分析, 通常完全以教师和命题人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来确定。听力、口语被认为是额外的、绝不是大纲或测试的组成部分^[8]。把语言看成一套简单的知识是这一时期语言教学和测试体系的语言观内涵^[9], 缺乏信度和效度是这一时期语言测试最大的问题。

3.1.2 “心理测量 - 结构主义”模式的阶段(Psychometric - Structurist Era)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双重影响, 人们普遍赞同“学习语言就是通过反复地刺激、反应和巩固, 获得操作这套符号系统的技能, 即训练对刺激做出正确反应的一套语言习惯”^[10]。在这个时期, 心理测量学理论对语言测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语言测试走向科学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借鉴心理测量学的理论和技术,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 分离式语言测试(Discrete Tests)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测试方式通过抽样检查受试者听、说、读、写等分离的语言成分, 对受试者语言能力做出全面评价。其主要题型多采用多项选择等分离式试题, 而类似短文写作等的主观性题目被摒弃^[11]。分离式语言测试引入了大量的统计方法对测试进行检验, 保证了测试的信度和客观性, 使得语言测试第一次真正成为了一门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成熟测量统计方法的学科。但是, 分离式测试由于是将语言诸成分割裂后分块进行测试, 加之大量使用脱离语境的试题, 使得测试的效度饱受质疑。

3.1.3 “心理语言学 - 社会语言学”模式的阶段(Psycholinguistic - Sociolinguistic Era)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出现, 为语言测试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开始强调语言的使用受人们社会地位和环境等社会因素的制约^[12]。针对分离式测试虽客观、有信度, 但缺乏效度的问题, Oller 提出了综合式测试法(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13]。综合测试法主张测试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 不在考试中刻意区分各单项语言成分、技能和能力, 而是强调两项和两项以上的综合评估。测试的形式一般是完形填空、听写、口试和作文^[13]。这样的试题多方位地检查考生的语言能力, 在同一试题中考查语音、词汇、语法、语篇、拼写等运用能力, 比起分离式测试更进一步。同时, 综合式测试对语言教学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并使语言测试更趋科学合理。

3.1.4 “交际性语言测试”模式的阶段(Communicative Testing Era)

1972 年, 美国人类学家 Hymes 首先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 认为使用语言不但要能够按照语法规则产出形式合格的句子, 而且还应具有在不同的语境中合理使用这些句子的能力^[14]。受益于 Hymes 的观点, Canale 和 Swain 于 1979 年提出了交际语言能力模式。认为语言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15]: (1) 语法能力; (2) 社会语言能力; (3) 语篇能力; (4) 交际策略能力。在此之后, 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 Bachman 将 Canale 和 Swain 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于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交际语言能力的观点^[16-17]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CLA) ,他认为学习者的语言能力除了对语言系统知识的掌握之外,必须包括对句子以外语言使用语境的掌握。因此,语言测试不仅要考查受试者的语言形式知识,还应该考查受试者在有意义的语境中能否恰当地使用这种语言,而这两者中,最重要的是要考查在社会语言场景中轻松有效地进行交际的能力。该测试模式充分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几乎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大多数的语言教学与测试,被称为语言测试史上的里程碑^[18]。

3.2 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整体规律和趋势

第一,语言测试由重视语言结构向重视语言功能转变。前科学测试阶段人们大多将语言作为一门简单的知识,受结构主义和心理测量理论的影响,语言又被理解为一些相互分离的成分,考查各项之和就构成了对受试者语言能力的全面评价。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主张在一定的语境中全方位考察受试者的综合能力,但依旧没有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子。到了交际语言能力模式阶段,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跳出了单纯从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讨论的藩囿,开始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来讨论语言测试的设计,语言的交际能力被视为语言测试的核心。在此理念的引领下,传统语言测试中受试者是“局外人”、测试文本内容是“强加”给受试者的设计被彻底改变,而取而代之的是受试者以“局内人”身份参与语言交际过程的交际语言能力测试模式^[19]。显然,这个改变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它引领了语言测试从重视语言形式向重视语言运用的转变,使得人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不仅仅限于语言知识,而是更注重在特定场景和语境下有效发挥语言的功能。

第二,语言测试由重视客观性和信度向重视效度转变。以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语言测试理论以分离式测试为主,将语言进行不同模块的分割,注重测试题目的同质性与客观性(如大量单选、复选、完型填空等试题的使用),保障了测试工具客观性和信度,但其却以丧失语言测试最有价值的属性——“效度”作为代价。这种导向使得语言测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脱离语言运用实际,重知识轻能力成为了其饱受质疑的焦点。以“交际语言测试模式”为代表的语言测试理论则强调语言是一个用来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而非一个单纯的知识体系,语言的使用不仅受制于语音、词汇、语法规则,还受使用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17]。因此,语言测试必须将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共同考虑受试者的综合运用能力,其内容和形式越接近实际使用情形就越有效度。换句话说,语言测试还需关注测试过程是如何开展的,测试是否真正接近于真实生活。相较于之前

各语言测试理论对效度的理解,显然交际语言测试理论对效度的理解更具进步意义和适用价值。

第三,语言测试越来越重视对语言教学的反拨作用(backwash)。语言测试会对语言教学、语言学习产生重要影响,这在语言学界被称为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20]。这种反拨作用可能是正面的,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最终帮助学习者真正获得语言能力;也可能是负面消极的,错误地引导应试者热衷于应试技巧、教授者热衷于通过率,背弃了语言学习的根本目的;反拨作用可能是宏观的,对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也可能是微观的,仅对学生和教师产生影响^[21]。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模式引领下的语言测试使得人们对语言掌握的理解陷入对语言知识的狂热追求,高分低能的语言学习者比比皆是,语言教学也深受其影响,过于重视语言知识的解构而缺乏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模式稍有进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不再单纯地关注语言结构和知识,语言教学也随之开始向培养综合运用能力为主迈进;至交际语言能力模式,重视语言的交际运用、考查受试者在有意义的语境中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成为了其核心理念,在此模式指引下,语言学习和教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围绕交际语言能力教与学的探索在不断展开。目前研究已经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揭示了语言对社会及整个教育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揭示了语言测试对涉考者(如受试者、教师、教育管理人员等)、教材编写、大纲制定、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以及学习策略等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发生机制^[22]。

4 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对我国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的启示

4.1 以交际语言测试模式为基础 构建手语等级标准研制的理论框架

交际语言测试新模式的提出距今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交际语言测试模式具有效度高、真实程度高、情境化特征明显、命题简便、可以直接测试语言能力、对教学具有积极正向反拨等显著优势^[23],并由此占据了语言测试的主流地位,成为了语言测试的理想模式。以交际语言测试模式为基础,尝试构建手语等级标准的理论框架,显然符合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趋势。结合交际语言测试的特征,我们认为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过程中,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等级标准的研制需要凸显手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综合运用能力。交际能力在交际语言测试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交际语言测试还强调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在语篇层次上的综合运用能力。参考其它交际语言测试(如新托福、新HSK、剑桥商务英语考试等)

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手语等级标准研制和具体的测试实践中, 注意将测试的着眼点放在应试者能否流畅地使用手语顺利学习和工作来设计测试的形式和内容, 而不再去纠缠于手语的语法、语形和语汇等单纯的手语知识, 注意将手语知识的测试融入到具体的交际任务中去, 通过交际任务的完成水平评价受试者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同时, 在设计具体测试内容和情景时, 还应该注意手语测试的激发性, 即测试内容和情景必须能给受试者提供新的信息, 能够激发受试者用手语进行交际。

第二, 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需要强调测试设计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交际语言测试的灵魂, Bachman 曾提出了测试真实性标准的两个方面^[24], 分别为情景真实性和交际真实性。情景真实性是指测试方法所具备的特征与所测试的目的语言所使用的情景特征相关的程度; 而交际真实性则指受试者在完成某一测试任务时, 其语言能力诸要素中哪些成分参与了测试任务以及参与的程度如何。与情景真实性相比, 交际真实性强调的是受试者与测试任务之间的交互关系^[25]。对应上述两个真实性标准, 在设计手语等级标准时, 我们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 首先, 在手语等级测试中, 为保证手语测试的情景真实性, 需要保证手语测试内容与手语实际的运用环境相符, 这就需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社交、学习、就业等方面选取片段来设计测试素材、测试语料库; 其次, 手语测试的真实性还需要强调受试者与测试任务之间的交互关系, 换言之, 就是需要将测试放在真实的对话、交流活动中去考察受试者对手语的使用能力。比如手语测试中, 可以设计基于某项实际任务的手语现场翻译, 如让考生运用手语处理生活事件; 另外, 还可以设计考生与考官、考生与考生之间就某一话题交流的测试题项; 或者让应试者使用手语就某一事件阐明自己观点等。

第三, 手语等级标准化测试应以标准参照测试为主, 辅以常模作为对比和参照。标准参照测试建立在某一事先制订的标准之上, 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受测者是否达到某种行为(或能力)标准水平或要求的信息, 常模参照测验则是将受测者的发展水平与常模做比较, 以评价受测者在团体中的相对地位, 二者的优势各有不同。对于手语测试而言, 其测试目标指向的关键焦点应为参照具体标准对手语运用能力进行综合评定, 以帮助手语使用者判断自己手语知识的掌握情况和手语技能的实际运用能力, 而非判断他们在整个团体中所处的地位。因此, 标准参照测试更为可取。当然, 在测试结果解释的时候, 我们依旧可以建立起相关的常模, 借以对应试者手语能力水平的高低做一解释。

4.2 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应坚持效度优先

同时具备高信度和高效度(尤其是结构效度和内

容效度) 是任何语言测试都追求的两大目标。但事实上, 信度与效度之间既相互依存, 又相互排斥, 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26]。因此, 很多时候, 测试往往达到了高信度, 却失去了效度, 或者达到了高效度, 却以牺牲信度为代价。“如何在效度与信度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是交际语言测试需要回答的问题”^[27]。我们认为, 在效度和信度难以兼得的情况下, 手语等级标准研制及相关测试首先应坚持效度优先, 理由有三: 第一, 理论上而言, 效度是信度的目的, 信度是为效度服务的基础, 对一个测量工具来说, 效度比信度更为重要, 因为一个测量工具首先要保证能够如实地测量出所要测量的东西, 否则, 即使测量的信度很高, 这种测量也毫无意义^[28]; 第二, 从信度和效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 信度是效度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换句话说, 保证了语言测验的信度, 未必获得高的效度, 但是如果保证了高的效度, 就有可能获得高的信度; 第三, 还需考虑手语测试对教学的影响, 以效度为主导的测试无疑将给手语教学带来积极的影响, 推动手语教学向培养学生实用手语能力的方向发展, 而非单纯培养学生对手语知识和手语规则的掌握。当然, 坚持手语等级标准及相关测试效度优先, 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信度及客观性的保证。我们可以通过对测试过程、内容和评判体系的标准化来提升测试信度。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事先细化、明确手语交际测试任务的内容和评判标准(提升测试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以及每个测试采用一个以上的评判者或采用不同的标准尺度同时评判等方法(提升测验的评分者信度), 保证测试的总体信度。

4.3 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应注意对手语教学的反拨作用

语言测试作为一种检测评估机制, 不仅是用来测量语言知识、语言运用的工具, 而且对语言教学发挥着推动、评价、改善和促进作用。反拨作用理论是语言测试理论框架中的最新组成部分; 随着语言测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测试对语言教学存在着重要影响^[29]。

手语测试对手语教学同样存在着反拨作用, 对手语的教学方法、教材编制、教学大纲制定以及手语学习的方法与策略等方面均存在着影响。重视手语测试对手语教学的反拨, 就需要从手语等级标准的设计入手, 强调等级标准与手语使用者真实生活和学习的场景有机结合。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洲语言测试标准》(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简称 CEFR) 的做法。

CEFR 是典型的交际语言测试模式, 该测试以语言交际为核心, 将语言能力从低到高分 A1, A2, B1, B2, C1, C2 六个等级, 每个等级均从受试者所具有的语言交际能力、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技能、所面对的语

言交际场景和领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30]。例如 A1 水平的学习者需要“能够理解用简单语言表达的日常所熟悉的句子,并使用简单的句子,完成简单的交际;可以自我介绍,并介绍他人,询问有关某人的情况”。C2 水平的学习者需要“能够轻松理解所听到和读到的全部内容;能够归纳各种书面和口头信息,连贯地复述理由和说明;能够即兴流利、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复杂的内容能够准确辨析语言意义的微小差别”。除此之外,对于试题的设计,CEFR 不论是哪个等级,都设置了真实的交际场景,且其中测试语言结构的部分比例只占 10-16%,而对语言在真实场景中运用能力的测试则高达 80% 以上。显然,CEFR 的语言能力标准并不追求学习者的表面指标(如词汇量、语法体系等),而强调运用语言去满足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要求,这正是检验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唯一标准。CEFR 出版后,欧洲各国纷纷推出 CEFR 语言等级测试,明确把语言交际能力作为衡量受试者语言能力的标准,只规定衡量语言水平的等级标准,不限制达到标准的途径^[26];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和美国也都开始积极致力于主要对外国人进行的语言考试与 CEFR 的匹配研究,如 TOFEL 和 TOEIC 等已完成了与 CEFR 的匹配研究工作^[31]。在 CEFR 的引领下,语言教学也跳出了固定教材、教法的限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创造真实交际场景开展教学,强调交际能力培养”^[32]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简称 CLT)受到了各国推崇。

我国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应该有利于当前聋校手语教学与改革的发展,应借鉴西方国家强调情景教学、交际教学的理念与做法,克服传统的“重文法手语、轻自然手语”的弊端,将手语教学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

5 结语

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是我国手语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自然产物,制定国家通用的手语等级标准不仅对促进手语的规范化使用有重要作用,更是推动手语能力的评估走向科学化和标准化的重要步骤。其研制过程应该综合考虑我国手语发展的实际以及语言测试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国家手语等级标准的研制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聋校教师、手语翻译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群提供可操作的等级标准和测试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利用当今世界范围内先进的语言测试理论与实践经验,改进手语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推进中国手语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伟. 中国手语 60 年. 语言文字应用, 2009,

(3): 42-44

- 2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14/2013_1_5/1_14_5299_0_1357369703676.html 2014-5-7
- 3 钟卫. 手语的视觉语言性.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131-132
- 4 5 国华. 用手表达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认识手语. 中国特殊教育, 2005(9): 51-54
- 6 Spolsky B. Measured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4
- 7 韩宝成. 语言测试: 理论、实践与发展.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2(1): 47-52
- 8 Heaton J B. Writing english language tests.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8. 73
- 9 蔡红艳. 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及其语言观背景探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 11(19): 187-188
- 10 Richards J C, Theodore S R.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8-99
- 11 Lado R. Language Testing. New York: McGraw Hill Companies, 1961. 15-16
- 12 谭小平. 国内外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趋势. 大舞台, 2010(3): 215-217
- 13 Brown J D. Testing in language program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Companies, 2005. 38
- 14 Pricle J B, Holmes J.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66
- 15 Canale M,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1): 1-47
- 16 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Oxford: OUP, 1990. 25-26
- 17 韩宝成. Lyle F. Bachman 的语言测试理论模式. 外语与教学研究, 1995(1): 55-60
- 18 Skehan P. Progress in language testing: the 1990s. London: 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1992. 15
- 19 周大军, 高兰生. 交际性语言测试理论述评. 外语教育, 1998(2): 40-47
- 20 Cheng L. How does washback influence teaching? Implication for Hong Kong. Language and Education. 1997(11): 38-54
- 21 黄大勇, 金桂林. 语言测试对教学的反拨效应.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2(3): 107-110

- 22 亓鲁霞. 语言测试的反拨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 (4): 23 - 27
- 23 戴曼纯, 肖云南. 现代语言测试发展: 理论与问题.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13(3): 32 - 42
- 24 Bachman L F. What does language testing have to offer? TESOL Quarterly, 1991, 25(4): 112 - 145
- 25 刘润清, 韩宝成.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9 - 71
- 26 富冬青. 大学英语四级测试中信度与效度的矛盾与统一.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8(1): 131 - 133
- 27 陶百强. 世界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 基础英语教育, 2004, 6(3): 13 - 17
- 28 胡咏梅, 冯羽. 教育研究质量的综合评价. 教育学报, 2011, 7(4): 80 - 88
- 29 黄大勇, 杨炳钧. 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概述.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4): 288 - 293
- 30 王京平. 欧洲语言测试标准与我国外语测试改革.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2, 1: 50 - 56
- 31 黄婷, 贾国栋. 语言测试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匹配的可行性研究, 2012, 1: 38 - 49
- 32 戴曼纯. 关于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几个常见错误观念和误解. 外语教学, 1997, 4(18): 39 - 43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Sign Language in China: Enlightenment from the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GUAN Wenjun^{1, 2} DENG Meng¹ GU Dingqian¹

(1.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Xinjia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Urumqi, 830013)

Abstract The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sign language in China.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overall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sign language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and validity should be given first priority to in terms of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and related testings,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backwash of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and related testings in s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sign language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杨希洁)